

纂异记 甘泽谣

〔唐〕李玫 袁郊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42.1
32

80799

纂 异 记

甘 泽 谣

唐·李玫 袁郊 撰

李宗为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纂异记 甘泽谣

唐·李玫 袁郊 撰

李宗为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3.25 字数63,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5-0998-2

I·494 定价: 1.40 元

前 言

唐人传奇集中，相当出色而又罕为人知的无过于李玫所作的《纂异记》。《纂异记》原书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都著录，但于作者的名字却颇相歧异。《新唐书》、《崇文总目》作“李玫”，《宋志》则作“李攻”，又“一作政”。宋钱易《南部新书》引此书《许生》事而称作者为“李纹”，《全唐诗》亦载《许生》中八首诗而题作者为“李玖”。据以下几点，我们认为在这些异名中当以“李玫”为是：一、《新唐书》、《崇文总目》成书较早，也较可靠。二、集中《齐君房》篇末有作者自述，自称“李玫”。三、宋上官融《友会丛谈》云：“袁郊以步式生疾，则《甘泽》之谣兴；李玫以养病端居，乃《纂异》之记作。”也作“李玫”。

李玫其人，唐史无传。《新唐志》注云“大中时人”。《南部新书》云：“李纹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异记》中有《喷玉泉幽魂》（按，即《许生》）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考《许生》篇所述，与钱氏此说相合。文中有“少年而神貌扬扬者曰：‘作诗人得非伊水上受我推食解衣之士乎？’”，则二人遇合是在伊水之上。书中《齐君房》篇末作者自述云：“太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僧

DK34/25

“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龙门山与香山在洛阳南郊，夹伊山对峙，正在伊水之上。又，康骞《剧谈录》云：“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试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蹻蹻不绝，如何植、李玫……以文章著美。”又谓：“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与虚薄叨联名级者，殆不可同年语矣。”综上所述，可知李玫生平之大略如下：太和元年（827）前寄居洛阳龙门山天竺寺习业，其间受到王涯（？）“推食解衣”的恩遇。太和九年（835）前后任歙州巡官，闻“甘露四相”遇难，作诗悼之，几乎为人告发。大中、咸通年间（847—873）犹曾赴进士试，不第；但以文章闻名于时。

据《友会丛谈》所述，《纂异记》诸篇是李玫病居遣兴作于同一时间的。其中《齐君房》篇影射武宗灭佛而宣宗复兴之事，则当于会昌六年之后。又《许生》假托四相鬼魂所吟诗中有“终无表疏雪王章”、“白日终希照覆盆”等言，而稽以史乘，大中八年有诏雪王涯、贾餗等冤。据此，可推测《纂异记》当作于大中元年至八年（847—854）之间。《新唐志》注作者为“大中时人”，或即据当时尚存的作者自序之年代而来。

《纂异记》原书佚失已久，《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未著录，盖南渡后已属罕见。《类说》卷十九节录此书佚文五则，题作《异闻录》；《绀珠集》卷一引相同五条，题作《异闻实录》。其他宋以后诸书，如《古今事类合璧》、《群书类编故事》、《锦绣万花谷》等等，也引有此五则中之节文，也称此书为《异闻录》或《异闻实录》。由此可见，南宋以后原书行世的是一种被改题为《异闻录》或《异闻实录》的选本。这一选本只收原书中五篇作品，且不题作者之名，以至于此书原有集名及作者姓名都湮没不彰。明清以来，此书进一步佚失，连《异闻录》等选本也不复可见。幸而，在《太平广记》中犹较完整地保存了

此书的佚文，使我们能据以辑集成此书，让千年前之佚书，复睹于今日。

谈恺本《太平广记》注“出《纂异记》”（“纂”或讹为“纂”）的凡十二篇，而明抄《广记》则在此之外另有谈本注“出《集异记》”的《蒋琛》、《僧晏通》二篇也注“出《纂异记》”。李玫之作在文字风格和篇幅长短上与郭季产、薛用弱、陆勋（三人所作小说集均题《集异记》，《广记》均有所引载）之《集异记》判然有别。《蒋琛》一文，语多骈俪，人物往复吟咏，篇幅又长达数千言，与李玫《嵩岳嫁女》等作正相吻合，故从明抄《广记》辑入。《僧晏通》纯属志怪一流，记叙简略，显然是陆勋《集异记》中作品，故据谈本《广记》略之。这样，《广记》中所引《纂异记》佚文实为十三篇，今皆按其在《广记》中原来的卷次校录，所据《广记》为中华书局1961年版本。其他收有此著佚文或节文之《说郛》、《虞初志》、《绀珠集》、《类说》、《岁时广记》、《群书类编故事》等，都不出《广记》之外，故仅作校讎之参考。《纂异记》原书一卷，今所辑十三篇已近二万言，即或尚非全豹，亦已相去不远。

《纂异记》最大的特点是大多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与前此用以消遣娱乐、抒情逞才的唐人传奇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对现实的抨击和讽刺，有的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如《浮梁张令》对地方官吏贪婪、吝啬的讽刺，《韦鲍生妓》对纨绔子弟以人换马的讥嘲；然而有的却披上神怪故事的外衣，采用了含蓄的影射手法。如《许生》藉甘露四相鬼魂之吟咏抨击朝廷颠倒黑白，使忠贞之臣蒙受不白之冤；《徐玄之》以蚁国君臣之昏愤不明导致国灭族亡影射唐末朝廷之腐败将造成国家崩溃的局面。又如《蒋琛》以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物之英魂来影射为国尽忠的殉节大臣，以嗜血的“蛟螭”来譬喻屠杀忠

衰的凶手，以范蠡的形象来暗指那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又以“载舟覆舟皆我曹”的江湖之神来代表广大人民。通过对这诸多形象的褒贬，作者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憎，讽刺和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并藉代表人民的江湖之神向腐败的统治集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

《纂异记》是我国第一部讽刺小说集，在讽刺的深度、广度及艺术技巧上都有相当成就，并且其创作年代早于唐末皮日休等人的讽刺小品文，讽刺之犀利深刻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此都表明了这一尚未引起重视的传奇集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and 意义。

袁郊《甘泽谣》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宋人诸著录同。

作者袁郊，蔡州朗山人，宪宗朝宰相袁滋之子。关于他的记载，诸书都很简略，并且颇有牴牾之处。《新唐书·袁滋传》谓其“官翰林学士”；同书《艺文志》著录其《二仪实录》等三书注云：“（郊）字之仪，滋子也。昭宗翰林学士”；而同书《宰相世系表》又谓其“字之乾，官至虢州刺史”。计有功《唐诗纪事》谓其咸通中为祠部郎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复谓官“刑部郎中”。

温庭筠有《开成五年抱疾不得预计偕诗》寄郊，云：“逸足皆先路，穷郊独向隅。”则郊于开成五年已成年而尚未及进士第，则他当出生于元和（806—820）中期。结合诸书记载，知其生平大略如此：出生于元和中期，字之仪或之乾，咸通中尝为祠部郎中，或又尝为刑部郎中。昭宗朝为翰林学士，官终虢州刺史。

据《直斋书录解題》所云,《甘泽谣》全书凡九篇,是咸通九年(868)春季作者患足疾时所作。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今存《甘泽谣》一卷,系明人杨仪(字梦羽)所传。其《重校〈甘泽谣〉序》云:“余奔走南北三十载,交游缙绅之士殆遍海内,并未有收藏此书者。”则是书于明代已几乎绝迹,赖杨仪之百方搜求,始得传至今日。杨仪序中又谓:“其为书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则损缺不可复读。”故今本缺袁郊之自序。明末毛晋据杨仪传本将此书刊入《津逮秘书》,清嘉庆中张海鹏复据《津逮秘书》本校正后刊入《学津讨原》,后《丛书集成初编》则又据《学津讨原》本编录。故杨仪之原刊本虽早已绝踪,其传本却赓续不绝。

杨仪传本之可靠性,向来为人所疑。首先发难的是清人周亮工,其《书影》云:“《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所传,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钞《太平广记》二十余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贋书中之重僇也。”对此,《四库全书提要》有所辨证,大略谓杨仪本与《太平广记》注出《甘泽谣》者“一一相符”,当是从《太平广记》中“裒辑散佚,重编成帙”,故不能称为贋书。《四库全书提要》所云,影响很大,至今提到杨仪传本《甘泽谣》的,都沿袭其说,认为它出自《广记》,可靠性自然也就不如《广记》。如汪辟疆《唐人小说》之叙录,即云:“本书于明时已由《广记》中辑出,差复旧观。”对杨本中所有而《广记》注“出《传奇》”的《聂隐娘》一文也据《广记》归诸《传奇》。诸文学史及唐传奇选集莫不从之,几成定论。

然而,我们将杨仪传本与《太平广记》所引相较,发现两者并不如《提要》所云“一一相符”。最明显不过的就是《聂隐娘》之归属。杨仪传本有此一篇,《广记》则注“出《传奇》”,故《广

记》中注“出《甘泽谣》”的仅八篇，较原书“九章”之数缺一。今若据《提要》“一一相符”之说而定杨本出自《广记》，因而复据《广记》以定两者不相符之处，实在是在逻辑上犯了违反矛盾律的错误。舍此之外，《广记》所引与杨传本在文字上也颇有异同。如《陶岵》篇，杨传本文中有“犀烛下照，果为所讎”八字，文末有“孟彦深复游青琐……”五十九字，皆《广记》所无。又如《懒残》篇，杨本有“名明攢”至字，亦为《广记》所无。他处异同尚多，不胜枚举。于此可见《提要》“一一相符”之说不能成立，故其杨本出自《广记》的结论亦不足凭信。

确定杨传本并非辑自《广记》而另有所本，最充分的证据莫过于辨明《聂隐娘》之归属。将今天留存的《传奇》各篇与《甘泽谣》其他八篇文字相较，从以下三处可证明《聂隐娘》确系《甘泽谣》之一篇：一，《传奇》文多骈俪语，《甘泽谣》极少骈偶，而《聂隐娘》恰恰通篇无一骈语。二，《传奇》几乎篇篇有诗，无诗如《周邯》等仅三篇，不足全书之十一；《甘泽谣》大多无诗，有诗的三篇亦皆附于篇末，与《传奇》体例显然有别。而《聂隐娘》又恰恰通篇无诗。三，《传奇》文一概首句即叙事，通常格式为：某年，有某某者，如何如何。今存三十余篇中仅《许栖岩》一篇例外，作：“许栖岩，岐阳人也。”而《甘泽谣》文则一概率先介绍主人公的身份出处，通常格式是：某某者，某时某人之某某也。至多将其中之时间移置下一句，无一例外。而《聂隐娘》之首句又恰恰是：“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有此三点，可确认《聂隐娘》非如《广记》所云出自《传奇》，而正是《甘泽谣》中作品，从而亦可确定杨仪确有所本，其书并非辑自《广记》。

《甘泽谣》虽卷帙不多，但因其诸作大抵构思新颖、文辞雅饰，故其影响之大却不下于《玄怪录》、《集异记》等。其中《圆

观》一文，经苏轼改写而流传益广，所谓“三生石上”在词人笔下已成典实。《陶岫》一文，叶梦得《避暑录话》据以考证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焦遂其人；其文末一诗尤袤《全唐诗话》引载，徐增《而庵诗话》亦盛赞其第三联“妙得禅家三昧”。《许云封》篇中老父诗，苏轼誉为“非子建、太白不能”。《红线》和《聂隐娘》则更为唐代侠义类传奇中之翘楚，后世曾以单篇收入各种丛书广为传布，又屡次被后人改写为戏曲。作者袁郊受释氏影响较大，诸文中常有反映；然而，透过作者较多渲染的消极遁世思想，我们仍可看到其中多数作品的进步意义。如《陶岫》反映奴仆的悲惨命运，《素娥》写则天朝豪门之荒淫专横，《红线》、《聂隐娘》述唐末藩镇跋扈的动乱现象；这些都与作者在其《月》、《霜》、《雾》、《云》等四诗中藉自然现象讥评时事的精神并无二致。

本书以毛晋《津逮秘书》本《甘泽谣》为底本，校以《太平广记》、明抄《说郛》、《类说》、《岁时广记》诸书。《津逮秘书》本附录于《圆观》篇后之苏轼《圆泽传》和《新唐书·李源传》仍旧，复于《懒残》篇后增附《大宋高僧传·唐南岳山明瓚传》，书末增附诸家著录。原置于书前之杨仪序文及书后之毛晋跋文，则亦各按时代移置于诸家著录中。

本书之校勘体例如下：底本文字与他本有异，他本文义明显胜于底本者，径于正文上改正，在校记中加以说明，少数必要的还略加按语辨证；其他异文则视其文义酌情出校，以便读者阅读。

李宗为

一九八九年三月

纂 ※ 异 ※ 记

唐·李 玫 撰

《纂异记》目录

嵩岳嫁女	1
陈季卿	7
刘景复	10
张生	12
蒋琛	14
三史王生	20
张生	22
韦、鲍生妓	24
许生	29
浮梁张令	32
杨祯	36
齐君房	39
徐玄之	41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味，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驄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1]？某敝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二、三里。倘能迂轡，冀展倾盖之份耳。”璆、韶甚愜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2]，松桂夹道^[3]；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4]。璆、韶请簇马飞觞^[5]。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醒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孰愈耳^[6]？”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倾于竹叶中^[7]。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

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赉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

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旁。凡历池馆堂榭^[8]，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亦何难^[9]，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藉君神魄，不杂腥膻^[10]，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座，不宜尘触耳。”

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11]，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右命璆、韶拜夫人^[12]。夫人蹇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13]。”

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14]。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刘君矣^[15]。”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道士奏章事^[16]，须决遣。尚多未来客^[17]，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论浮梁县令求延年矣^[18]，以其人因贿赂履官途，以苛虐为官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伪之计更作。自贻覆悚，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纾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

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旂，导以笙歌，从以嫔嫱，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救龙神设水旱之计，作汴淮、蔡^[19]，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

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孙某^[20]，克构丕基^[21]，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西蜀之孽^[22]；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23]，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喙^[24]，螻蚁犹固其封疆。若遭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庠作^[25]，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26]，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许，可以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27]。有执绛节者前唱言^[28]：“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醺，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改^[29]，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30]。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

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31]。宴移南圃情方洽^[32]，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33]。”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穆满饶词句^[34]，歌向俗流疑误人。”

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飕飕。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歌

以送之曰^[35]：“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招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逐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

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皇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

于是黄龙持杯，立于双车前再拜祝曰^[36]：“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疋，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霑及璆、韶、璆、韶饫饱^[37]。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牋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

诗既入，内有环佩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

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

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踰，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38]，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

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弃家室^[39]，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此篇载于《太平广记》卷五〇，注“出《纂异记》”。《岁时广记》（校记中简称《岁广》）卷三二引全文而略事删节，题作《会嵩岳》；《虞初志》（校记中简称《虞》）卷三引作单篇传奇，题作《嵩岳嫁女记》，妄题撰人为施肩吾。并取以参校。

【校记】

〔1〕望月地，《岁广》、《虞》并作“望月之地”。

〔2〕泉瀑，《岁广》、《虞》皆作“飞泉”。

〔3〕桂，《岁广》作“柏”。

〔4〕风和月莹，原作“和月阙”，据《虞》改。

〔5〕簇马，原作“疾马”，据《岁广》改。视下文“饮讫，又东南行数里”，可知飞觞时马未尝行。

〔6〕孰，原作“熟”，据《虞》改。

〔7〕倾，原无，据《虞》补。“竹叶”疑当作“绿叶”或“杯叶”，上文固言其绿叶类杯。

〔8〕堂，《岁广》、《虞》并作“台”。

〔9〕亦，原作“以”，据《虞》改。

〔10〕杂，《虞》作“离”。

〔11〕前进，《虞》下有“请命”二字。

〔12〕自“有玉女问曰”至“碧玉堂下，左”二十二字，原在下文“王母曰：久望刘君矣”之下，文意干格，据《岁广》提前至此。“右”字原无，据《岁广》补。